

赤色寮國改採開放政策

羅石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寮國於一九七五年繼南越和高棉之後，建立赤色政權，以寮共總書記凱山為國務總理，第一書記榜沙文為副總理，此兩巨頭都屬越共培養的螟蛉，且都在河內長大，就關係上而言：與越人關係頗深，在寮國則名不見經傳，無怪其上臺後，即將先前作為寮共掩體的「愛國陣線」人士推開，只以赤色王子蘇法努馮為共和國主席，誰都了解他乃有名無實，而越共幹部在寮國作為顧問的，風湧而來，厲行一連串的共產制度——連寮王的王位也被革除，然而何以在越共堅不放棄「印支聯邦」構想的當前，永珍赤色政權在內外政策上，竟逐漸趨向綠化？其對共黨統治國家具有何種啓示？深值探討。

(一) 寮國環境的特殊

寮國亦名「老撾」，是名符其實的內陸國家——沒有海也沒有鐵路，全國人口不到三百萬，在地形方面，乃由中國雲南向南延伸和滇南毗連，東鄰越南和高棉，南接泰國，西面與緬甸接壤只有一衣帶水——「湄公河」相隔，此一發源於雲南瀾滄江的湄公河，流入中南半島後，首先作為緬甸和寮國的分水嶺，繼而中分泰緬兩國國境，再轉折東流入高棉，從而有舟楫灌溉之利，高棉的「洞里湖」，其所以被稱為「魚米之鄉」，對湄公河而言：可以比並「黃河」的「河套」，從高棉再流入南越堤岸而入海。

在國土總面積九、一〇五平方公里中，絕大部份都是山區，只有北部的「瓦瓶平原」及「永珍平原」，加上南部的「菠蘿溫高原」平地等是農業地區，且居民族系複雜，除以「佬」人為主而外，另有苗、侏、卡等各族合稱為山地人，自法國殖民政府，將蠻卜拉邦及萬象分踞於寮國北南兩個王朝合併一統，但上下寮始終是貌合神離，當西方列強在東南亞相互競逐，以及二次大戰兵戈擾攘期間，此一山國之所以能保持世外桃源局面——迄未受到兵禍蹂躪，正是由於印支得失的關鍵，乃繫

於越南，誰佔領了河內及西貢，即可傳檄而定此一小邦。

惟自神州赤化及越共興起抗法戰爭以來，寮國則成爲戰略要地，尤其繼後在美國爲南越協防與北越共產政權作戰過程中，華府始終拉攏永珍而不惜給予大量的軍經援助，尤屬盡人皆知。加上蘇、中共和越共於印支爭奪時，它更成爲旋軸而無法逃出此一漩渦。美國及泰國等自由國家，其援寮政策和行動，亦是基於不忍坐視此一山國成爲共產國家集團的一員。無奈在越南赤化後，永珍終於建立赤色政權。若問寮國赤化後，又何以使赤化政權逐漸趨向綠化？此乃由於北平和河內對此山國的赤化工作，各有野心所使然。中越共雙方，無不認爲此一高原國家，對其赤化東南亞的戰爭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戰略地位。

(二) 寮共有親華及親越兩派的分歧

寮國共產黨，有以「豐沙里」及「桑怒」兩處爲基地的兩個陣營。一般多認爲各國共黨都是血肉相連，表面上雖有基地之分，但在作戰時無論軍事戰或政治作戰，無不是分進合擊，到達以鎗口裏出政權後，更都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目標，其內部矛盾，亦屬於內訌之爭，無論對內對外政策，都不許出現走資思想路線。對共產國家集團，更不會有敵友不分的情形。至於在越共強調「印支聯邦」且已與中共化友爲敵之際，永珍凱山政權又何以和北平重修舊好——雙方政要頻繁往來？此一問題，可從寮共乃由中越共雙方對寮共的羽翼各有不同陰謀，而予以探索。

寮國除山系水系都是由中國南伸而外，在人文關係上，更加密不可分，其居民之中主要的佬（寮）人，乃爲中國「擺夷族」人的分支，和緬北「掸」人及泰國「泰」人，都與擺夷人同種同文，只有遷離中國的時期先後而已，其他寮國的山地居民——包括苗、傣、卡、黎等諸族，亦都屬從雲南隨山勘道而來，在歷史上，寮、泰、掸等諸族系人，曾經組成過以車里爲首都的——「十二版納」王國，在明代雖已覆亡，但其國王世代相傳沿至近代承繼王位的刀京版仍然存在，一直受寮國佬人及掸人秦人朝貢不衰，中共且畀予他爲「西雙版納自治州」副州長。①這一民族成員無論已移入到任何國家，都信仰小乘佛教，這是寮國和中國在人文方面密切關係的一環。

此外在寮國的「豐沙里」，南他猛信等地，在清光緒廿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以前，乃爲我車里土司所轄的——「猛烏」、「烏得」兩小土司所轄之地，法國藉調停中日甲午戰爭有功，迫使清廷割讓給法國而分別劃歸越、寮，②因此越南的

註① 李拂一，十二版納誌，正中書局出版，民四十二年版，頁一五至三一。

註② 劉伯奎，中緬界務問題，正中書局出版，民卅五年十一月版，頁一六。

萊州和寮北沿滇邊諸省居民，益加密不可分。尤其是滇南的「江城」、「鎮越」等縣，自清末以來，一直是寮北地區人民，貿易往來的市場，而此一區域居民，並未因彼此劃歸不同國家而疏離兄弟甥舅關係，彼此的親切往來，兩國政府亦在所不禁。

中共基於早已定有南侵陰謀，在大戰期間它已竄入延安盤踞時期，即在寮北播有赤色種籽——寮共及其武裝部隊。一九四二年，我軍遠征緬甸抗日，除由第五軍等主力軍由滇緬公路進入緬甸北揮邦而外，另有第六軍從軍里經寮北直入南揮邦景棟地區，於抵達寮北猛信地區時，有自稱「寮北人民抗日自衛軍」總指揮者，晉謁該軍軍長甘麗初，要求補給械彈俾便對日作戰，甘軍長為安定後方，當即畀予步槍一百枝及彈藥若干，並予以鼓勵撫慰。

誰知我軍在緬作戰失利期間，以寮北為後方的第六軍倉庫物資及傷患，橫遭此一自稱「寮北抗日自衛軍」劫殺。

(三) 寮共親「華」派何以落於親「越」派之後

我遠征緬甸第六軍因抗日戰爭失利，不得不從揮邦再經寮北撤回，其先頭部隊九十三師由呂國銓師長率領，於到達寮北時，即對此一枝親華派寮共武裝予以痛剿，迫使其在寮北無法存身，從而退入永珍平原附近地區，重新整補以遂其發展企圖。至日本投降，滿以為大可從投降日軍手中，奪取大批械彈以實現「鎗口裏出政權」野心，誰知盟國陸軍總部所派遣的入寮受降部隊，正是呂國銓師長所率領的九十三師，狹路相逢的冤家，使這枝無論如何狡猾的寮共亦無可遁形，又遭到被痛剿的命運。

至雲南赤化，中共勢力已伸入滇南，照理此一由其早已播種卵翼的寮共，自可得到中共的直接軍援而進行赤化全寮。誰知原先駐防軍里地區的九十三師，迫使寮共和中共無法取聯，而這一時期又參加了李彌將軍所指揮的「雲南反共救國軍」，且以呂國銓將軍為副指揮官，更加迫使這枝親「華」派寮共和中共軍援無路可通。◎此即寮共無法發展的來由，便不能不甘讓親越派寮共的進展領先。

胡志明於組織越共之初，便具有「印支聯邦」的構想，欲將棉、寮兩國變成越南的附庸，在越共領導下，將高棉共黨及寮國共黨置於控制之下。寮國「人民革命黨」(寮共)(Phak Passason Pativat)，即是由此而來，而對寮國早有由中共培育而成的寮共到處爭取寮人歸向，在越共尚未取得政權時，便不敢向其支持者——中共在寮國之活動提出挑戰，對寮國情勢，只好袖手旁觀。若問越共何以敢於在一九五三年，即在河內開府之前一年出動重兵侵寮？其實此乃由於中共的授意——

註② 雲南反共救國軍參謀處檔案。

俾便將北平支援寮共的械彈，由越共轉送入寮共手中。當時越共除了不敢違背中共的意旨外，另有其趁機爲寮共回國發展勢力的居心。

寮國人民雖都企望國家獨立進步，但對馬列主義則格格不入，更不願爲驅逐法國殖民者而淪爲越南附庸，因此，由越共卵翼而成的寮共實力，無法向寮國延伸。當一九五三年越共揮動重兵侵入寮國過程中，雖竭盡心力企圖播佈寮共勢力，無奈寮人對共黨視爲蛇蝎，無法令他們將驅法尋求獨立和赤化寮國工作混爲一談。繼後由於國際壓力，迫使侵寮越軍不得不撤回越南，在倉促之間，便只有以「自由寮」爲掩體，在桑怒爲寮共建立「戰鬪寮」(Pathet Lao)政權，以被稱爲赤色王子的蘇法努馮親王爲主席，所有經由越共軍侵寮過程中所組成的武裝部隊，亦都置於「戰鬪寮」政權旗下。^④

「自由寮」——亦即其後嬗變而成的寮國主要政黨——「愛國陣線」(Neo Lao Hak Yat)。一般都認爲它是寮共的外圍組織，其實並非如此，很多國家的共黨外圍組織，無不是「裏紅外白」，但寮國的「愛國陣線」，則是「裏白外紅」。而寮共凱山政權由赤色而趨向綠化，更是由於此一組織從中爲力而促成。因此，對由「自由寮」嬗變擴大而成的「愛國陣線」組織，便不能不加以深入探索。

四 「愛國陣線」的來由及其立場和目標

寮共與「愛國陣線」的關係究竟如何？此一政團，是否確屬共黨外圍政黨？其實彼此之間，距離相當遙遠，而愛陣主席蘇法努馮，並非先具有共黨身份而領導「愛陣」，乃是先已領導「愛陣」，始被共黨將其列名爲寮共領導人之一。因此，寮國人民革命黨(Phak Pasason Pativat Lao)——親越寮共，其領導者排名是：以凱山、馮維漢爲第一；努爾哈克、榜沙文，排名第二；而蘇法努馮，只在第三。可見這位赤色親王在共黨的地位之低，徒具左派的虛名，所領導的「愛陣」，和寮共也並非血肉相聯。

追溯愛陣組織，乃淵源於「自由寮」——抗日期間寮國志士所組成的政府之名，至大戰告終，遂轉變爲抗拒法國殖民者捲土重來的力量，但其內部已分裂爲「和平」和「戰鬪」兩派，彼此分道揚鑣。前者以符瑪親王爲領袖；後者以蘇法努馮王子爲領導人——其人員都屬激進的知識青年。繼後由於在泰國和美國留學歸國青年紛紛加入此一政團，在奮鬥目標方面，由於永珍已獲得了獨立主權，從而以改革內政及外交策略兩方面著眼，基於寮國獨立後，使此一山國的舊勢力重新抬頭，人才

註④ 朱鶴賓，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出版，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再版，頁四〇〇。

任用，均須以王室和貴族子弟爲先，出身平民者處處都須落後。

寮國的傳統，只有王室及貴族子弟方有機會接受教育——至法國殖民時期，將他們送赴巴黎就學，而王室所辦的有如我國皇家「國子監」，仍然只許作爲這些青年留學前的教育園地，對平民子弟仍拒之於宮牆之外。因此，寮國沒有「有教無類」的學校——僅有在永珍的一所「華僑學校」。平民子弟則只有於入廟爲僧時，由大和尚教以識字誦經。因此，王室和貴族子弟於受完教育後，則在政府作官，平民子弟，便永遠世代受其統治，斷然無法從事軍政工作。在寮國三百萬居民之中，只有約二百個家族是王室和貴族，不僅仕途都由其獨佔，連田地財富——包括新興的工商公司，也由它們所壟斷，因此「愛陣」力主將這批舊勢力加以革除。

由於永珍政府獨立自主後，美國勢力介入，其他自由民主國家亦相隨而進入寮邦，具有才智的平民子弟即因此而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對「愛陣」的主張自所歡迎，尤其是在美國援助下，使此一山國中小學及專科學校林立，導致「愛陣」聲名更加雀起，成員大量增加，所標示的革除傳統法規習俗雖與共黨相同，但堅持民族主義和爭取外國資金及科技輸入實行民主自由等，則與共黨大相逕庭。尤其不願和具有世仇的越共攜手合作。因此在對外關係上熱衷於與自由民主國家建交，而引入中共勢力，更是爲了對越共勢力予以平衡。^⑥

(五) 凱山赤色政權何以趨向綠化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寮國繼南越和高棉之後沉入赤流。永珍的左、右、中三派聯合政府即被推翻，統治此一山國的寮王既被迫退位，且改名爲「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寮國「人民革命黨」，亦適時將一向作爲它掩體的「愛國陣線」撤開，以凱山、馮維漢爲黨的總書記兼政府國務總理，努哈克、榜沙文爲黨的第一書記兼國務副總理。愛陣主席蘇法努馮爲共和國主席（總統）——其實有職無權，基於凱山與榜沙文都是生長於河內的寮人，在越共哺育寮共時，乃被越共所利用而走入政壇，但在寮國則無藉藉之名。^⑤

很顯然，從此寮國政權即被赤化，且屬聽命於越共的傳聲筒。對永珍三派聯合政府中的愛陣秘書長在此內閣中擔任副揆兼外長的馮維吉、新聞部長范沙克、經濟部長蘇斯比三人，都因親中共，而被排除下臺，更可窺見永珍赤化後，乃爲越共所

註⑤ 徐本欽，「寮國的政治精英與政局的發展」，南洋商報（新加坡），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二版。

註⑥ 徵西譯，「寮國「人民革命黨」步出前臺」，紐約時報特稿，南洋商報（新加坡），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卅一日，綜合版。

獨佔，其後中共所興建的「滇寮公路」，所有築路及管理路政的員工，亦被迫全部撤離，甚至和北平斷絕往來，可見河內對掌握赤化後的寮國，斷不許中共分一杯羹。^⑦

若問凱山政權何以又於一九七九年底，邀請中共副外長劉述卿訪寮，繼後凱山本人亦於一九八九年親訪北平，商定了恢復中寮共兩黨關係，^⑧從此雙方冠蓋往來不斷，且重開了邊境貿易，最近又共同致力開發從瀾滄江至湄公河水道，並計畫建築滇寮邊境的機場。此中經緯，乃由於寮共親越派在國內毫無基礎，在錄用人才方面，既無法任用河內派遣入寮的幹部，只能以顧問名義分配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之中，加上凱山政權建立後，使其所受的越共哺育扶持的色彩，十分濃重，從而導致寮國各地興起了反叛烽烟，連寮共部隊亦與反共勢力結合，造成全國烽火瀾漫。其所施行的「清閫」和「改造」等暴政，又造成人民無分貧富而大批向國外逃亡，因而只有任用「愛陣」旗下的人員，促使凱山政權，不得不接納「愛陣」所企劃的內外政策路線。^⑨

引進中共勢力以制衡河內在寮力量的伸張，此乃「愛陣」外策的一環，俾使永珍與自由民主國家關係正常，爭取外國資金和科技輸入。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凱山遵照黨的決議親自訪問巴黎，蘇法努馮稱：「法寮合作前景光明」，從而爭取到了法國的援助，同時永珍和曼谷在此之前，便已恢復了官方和民間的密切往來。^⑩

(六) 何以重新返回市場經濟

永珍凱山政權趨向綠化的主要企圖，在於窮困所迫使其不得不變——將統制計畫經濟改為市場經濟。從永珍政府經濟計畫委員會副主席卡姆塞——蘇法努馮之子口中，對寮國重新開放市場原由的吐露，即可窺見大端。他公開向法國報界指出：「一九七五年解放後，大家都想以「國有化」和「集體化」，加速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奈何年復一年，眼看著彼岸佛國國土，常奏天樂，黃金為地的極樂淨土，倒是越離越遠。大家考慮不能再如此下去，應該找出一條新的經濟管理途程。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人民革命黨」（共黨）四大之後，開始全新的「第二個五年計畫」（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年），市場經濟代替了計畫分配經濟，重點為「盈利」與「自治」，國家不再津貼國營企業，今後只供一次固定資本和週轉資金

註⑦ 羅石圃，「中、寮共關係的回顧與前瞻」，問題與研究，第十八卷，第八期，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日，頁七一—七八。

註⑧ 「楊尚昆會見凱山」，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月八日，第一版。

註⑨ 羅石圃，「寮共政權面臨的動亂」，問題與研究，第十六卷，第七期，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十日，頁四三—五一。

註⑩ 高深，「法國積極協助老撾改革」，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三版。

，向企業領導傳達計畫大方向，繼後任其自負盈虧責任。

企業必須遵守最低工資，但有權自行解雇或徵聘工人，自定薪水數目。缺乏資金，可向銀行或私人企業申貸，可以發行股票，也可向外國貸款。國家會在進出口、薪額和就業諸方面，給予私人企業完全自由。」^⑩

一九八八年七月，永珍宣佈了由法國政府協助制訂的——「外國投資法」，十一個月之後，已接獲六十多宗外商申請合資經營的要求。其中申請者的國別包括：泰國、法國、加拿大、美國、瑞典、香港、越南、保加利亞……當局已核准其中廿項合資計畫，包括：成衣、傢俱、寶石及農產品加工。永珍共黨政府最明智的改革之一，是摒棄農業集體化，取消強迫性的「交公糧」，且號召全國人民邀集外國人，共同發掘農林潛力。

寮國今天任何人，都有權投資農林生產，可以僱用工人，自由出售收穫——外國權利亦相等。誠然，永珍今日雖未恢復到赤化之前的繁榮，但回溯未改革之前的一九八四年，低至「人均」收入，約合二百一十美元，至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受薪在平均月薪七美元的往事，而今則已跳出了如此苦難的深淵。更重要的是：寮國由解放而革除了昔日封建的傳統——由皇室和貴族壟斷仕途及經濟權利，再由受陣在赤色政權內部，從取代封建勢力的馬列主義者幕後，將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革命，使赤色政權趨向綠化，使永珍赤色政權脫胎換骨。

從解放十二年後，寮國全民投票三次，逐級選舉地區、十七個省，以及全國性的人民代表，和開天闢地以來第一部「共和國憲法」，也在法國政治專家協助下，大功告成，使經濟改革樹立了根基。^⑪此外永珍所企劃的引入外國資金技術的自由國家之中，日本自然是它爭取的國家之一，基於近幾十年來，日本工商企業家在世界各國無孔不入，對二次大戰期間曾經受過它統治的寮國，自然不能忘情，在永珍赤色政權建立前，寮國永珍平原的大水庫及其水力發電廠，其發電量不僅可供全寮國使用而有餘，並輸入泰國以換取外匯。

今（一九九〇）年八月，日本外相訪問永珍，對寮國開放、新思維政策，評價為「亞洲太平洋地區變化表現之一端」，同時表明將協助寮國下述諸事：（一）國營電視臺整建；（二）醫療技術協助；（三）替代麻醉藥的作物——高地農業開發。^⑫可見日本對寮國的經濟援助，勢必與其他自由國家並驅爭先。

註⑩ 高深，「老撾重新融入國際社會」，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三版。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日外相訪高深與老撾首腦會談」，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八月四日，三版。

(七) 中共對寮國之施為

永珍凱山赤色政權，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前，其對外政策，首先是謀求和北鄰的中共恢復舊誼，於一九八六年底，邀請中共副外長劉述卿訪寮，從事雙方恢復外交關係的商討，在此同時，永珍亦對泰國示好，繼後凱山並親訪北平，從而造成北平與永珍冠蓋往來不絕於途，且中寮邊境貿易亦重開，尤其是雲南省對此南鄰山國，更加熱衷於加強經貿工作，且以「西雙版納自治州」為重心，企劃開發瀾滄江和湄公河流域建立口岸及國際機場，加上在此一區域建立公路網，發展對東南亞旅遊活動，和邊境貿易的擴大。^⑭

至此一方案策定後，滇省和寮國共同組成的湄公河道聯合考察組，乘坐一艘小輪船，在瀾滄江和湄公河部份航道，完成了考察工作。此一考察組人員，乃由雙方交通、運輸、郵電和建築部門人員聯合而組成。其所乘的輪船，從「西雙版納」江洪（平里）出發，沿瀾滄江、湄公河而下，直至寮國鑾巴拉邦，然後再溯游而上，返回江洪。歷時一個月。這段航道長七百零一公里，其中在中國境內者，一百零一公里。此段航程內，有一百卅九道險灘。小型汽船雖可冒險通過，至於如何使二百噸級的輪船可以通行？則須大費周章。^⑮

此外中共又與寮國簽定了四個合作文件：(1)中（共）寮領事條約；(2)中（共）寮兩國政府文化協定；(3)中（共）寮兩國關於處理邊境事務協定；(4)中（共）寮兩國政府關於互免簽證協定。在此之前，北平和永珍又展開過邊境劃界談判，長達四百六十公里的中寮邊界問題，亦得到了解決。上列四項協定，是凱山訪北平時所簽定的，被譽為「凱山訪華圓滿成功」，而凱山結束其北平之行後，即轉往上海訪問，顯示醉翁之意不在酒——北平，而在中國對外貿易繁盛的滬濱。

若問永珍在實行對外開放以進行經改之前，何以無視於其後臺老閩——仍與北平敵視中的河內之意旨，顯然是出於「愛陣」引中共以制越共的意圖。從凱山政權企劃與中共重拾舊歡，邀請中共副外長訪寮的同時，亦對泰國公開示好，即可窺知其用心。當年中共在寮北興築「滇寮公路」，逐步從寮北以至寮南延伸，使親中共派的寮共由波發（Khammoua Ne Boupha）所領導的勢力，隨築路範圍的擴展而延伸，在此一區域之內，連永珍皇家空軍軍機及民航機，都不許掠過領空，已成爲中共及其卵翼的寮共禁嚮。^⑯

註⑭ 「西雙版納制定方案加強對東南亞開放」，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五日，二版。

註⑮ 「瀾滄江湄公河道中寮進行聯合考察」，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六月十八日，二版。

註⑯ 羅石崗，「寮國開展對外關係的評估」，問題與研究，第廿六卷，第七期，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十日，頁四一—五四。

對「愛陣」的引中共以平衡河內壓力的外策而言，面對中共在其國土內各處擴張勢力，自難免喪氣寒心。至凱山政權由河內一力扶持在永珍掌權之初，將「滇寮公路」收回，使中共在沿此公路駐紮的部隊——包括工兵、步兵及高砲部隊，一萬七千人撤出寮境，此種威脅情勢猶在目前，在凱山政權幕後策劃開放與經改政策的「愛陣」，又豈肯再引中共勢力在國土內擴張而重蹈覆轍？誠然，在中共對寮外策方面，已經勢轉時移。當年其企圖以寮東作為制越基地，從寮南直達泰北而支援泰共叛亂奪權，於今都已成過眼雲煙，其開闢湄公河航道，乃著眼於其貿易統戰路線，從此加強對東南亞地區延伸。

寮國基於沒有海口和鐵路，限制了其外貿貨物的吞吐，但泰國一向為它作為外貿輸出入的橋樑。以湄公河運輸而代替寮泰之間的此種工作，中共的企圖勢必落空。除此一流經崇山峻嶺的河流，險灘重重難於通行較大船隻航道而外，在到達滇境後，再輪往海外，更是道阻且長，凱山及「愛陣」人士，自然會心知肚明。何況不敢再蹈引狼拒虎的覆轍。北平又豈能實現其對寮新企圖？

(八) 越、泰對永珍趨向綠化的態度

永珍凱山政權，乃越南一手扶植而來的，從其執政初期，越南顧問湧入而安置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所有永珍對外政策文件，都須得到河內批准方可頒行，誠可明瞭此一政權乃屬河內的分支。但由於寮國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既對共黨談虎色變，且對越共具有世仇，連寮共亦不例外，從越戰期間越軍入寮南，在此徵糧無視於當地農民的負擔，駐於此地的寮共部隊長，則公開反對，要求折半徵收，當即遭到越軍就地槍決，遂造成了寮共部隊投入永珍皇家軍旗下。至凱山政權由越共扶植掌權時，寮共寮南軍區司令保年上校，立即宣佈反對永珍的河內傀儡政權，並率領其部下官兵二千餘人，與當地反共軍由前皇家步兵總監烏邦親王所部匯流，並肩對凱山政府作戰。^{①⑦}

凱山政權由赤化而趨向綠化之初，越共總書記阮文靈，曾率領代表團於一九八九年三月，訪問永珍，和凱山作過晤談，其代表團員，包括越總理杜梅及其他三位中委，經為期三天的訪談後返回河內，而所有原駐寮國的越南部隊，連殘餘的工兵亦已全部撤回。顯示越南已了解寮國情勢，非開放及經改不可，河內只有不加干涉，方可使永珍不致公開宣佈河內所構想的「印支聯邦」陣營。^{①⑧}在河內急切謀求和北平重拾舊歡之際，正如它當年准許永珍將美國使館留存，俾便作為美越建交橋樑

註①⑦ 同註①。

註①⑧ 「阮文靈訪老撾」，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第三版。

一樣，對其引進中共勢力再度入寮，亦只有同意。

和寮國一衣帶水之隔的泰國，對永珍赤色政權趨向綠化，對它從敵對立場而改變為親善之忱，自然極其歡迎，從蘇越在寮國南部和泰北相距咫尺的素旺那曲，為泰國叛亂份子設立訓練營，使曼谷經常受到威脅，^⑥一變而使永珍不許越南以寮境作為訓練泰國叛亂者基地，而逃避在泰國的寮國難民，自一九七五年以來，共有卅多萬人。至永珍開放經改後，已陸續回到寮國家園，即已減輕了泰國所受的難民壓力，何況寮國工商企業之中，以華人執牛耳，而在寮華商，又是從泰國分支而來，這批華人既可在寮國重理舊業，泰國亦可獲得國外市場，曼谷自然樂於對開放經改的永珍政府，給予協助以觀其成。

(九) 結 論

永珍赤色政權由開放改革而趨向綠化，值得重視的為對有關國家的啓示作用，首先是共產黨一向以「民族解放」來掩護其赤化及侵吞鄰邦的戰爭，從寮人反對越南共黨侵入寮國，乃堅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連寮共也斷不忘記越寮世仇，和反共者並肩抗越，可見馬列主義斷不能消滅民族主義，而河內又安能藉其卵翼而來的棉、寮共黨掌權，而置此兩鄰國為越南附庸？

此外是共黨政權所堅持的——統制經濟——土地國有，工商業國營，從寮國由於實行此項政策造成民貧國困，不得不改轍易轍，實行開放改革，遵行市場經濟，此乃共黨統制經濟政策此路不通的證明。小國寡民的寮邦在赤化不久，即窘態畢露，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神州，雖在經貿方面開放而挽救貧窮，其政治上的保守使人民得不到民主自由，從永珍開放改革實行後，迅即立憲以選舉官員和人民代表，又說明政治改革和開放經改乃不可分，這又是對中共的啓示。至於中共企劃開發湄公河航運，俾便循此水道，對寮國輸出貨品，仿效日本以經濟入侵他邦。由於滇寮地緣和人文血肉相聯，可能變成自由民主思潮，從此山國輸入大陸神州，這又是對北平的另一啓示。

註⑥ 羅石圃，「泰國面臨泰共的新挑戰」，問題與研究，第廿六卷，第二期，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日，頁四八—五六。

*

*

*